

尊敬的广大市民:

“天南地北涟水人”微信公众号是涟水日报社推出的融媒体平台之一,目的是广泛介绍涟水籍杰出人士,将他们平凡的创业故事和奋斗历程记录下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以此激励和鼓舞全县人民。热切希望广大市民积极推荐

### 关于推荐“天南地北涟水人”线索的公告

或提供相关线索,提供线索时请注明姓名及通讯方式。线索一经采纳,将给予一定的酬金。

广大市民可通过以下方式推荐:

1.发电子邮件、电话联系等方式提供线索。电子邮箱:634442600@qq.com;联系电话:13852262021、15052638262;地址:涟水县郑梁梅大道150号新闻大楼五楼涟

水日报社。

2.“扫一扫”:用微信扫右侧二维码加关注(“天南地北涟水人”微信公众号)后,点击“人物推荐”即可开始推荐。



涟水日报社  
2018年10月10日  
“扫一扫”加关注

## 非遗传人李凤琴老师的淮剧情缘

□ 缪明



后排左一为淮剧表演艺术家马秀英,左二为李凤琴。前排左一为淮剧表演艺术家吴美凤,左二为淮剧表演艺术家吴晚凤。

淮剧非遗传人李凤琴老师原名程定慧,1933年生,9岁随养父学艺,是淮剧李家班第四代传人,“文革”前一直担任涟水淮剧团业务副团长,是当年响遍苏北乃至苏南、上海的淮剧名旦。作为李家班班主,养父李少芳先生亦是名闻苏北、遍遍沪宁,是涟水淮剧团首任团长。

在原涟水淮剧团团长李元芳先生引荐下,笔者慕名拜访了李凤琴老师。李老师看上去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豁达开朗、谦逊和善,记忆力尤为惊人,谈起淮剧犹如聊家常般地娓娓道来。

当年的程定慧,出生在宝应的大户人家,祖辈开钱庄。当家的大伯父喜爱李家班的淮剧,李家班每年都会受邀到程家唱堂会。天资聪慧的程定慧尤其喜欢看淮剧,看久了就跟着在大院里练功的演员学表演,一学就会,且字正腔圆,很得李少芳赏识。大户人家小姐学戏,当然会遭到家族的竭力反对,程定慧最后为了淮剧背离家,跟着李家班练功学艺,从此与淮剧结缘。

养父李少芳祖籍淮安复兴乡。1955年7月在时属涟水的陈家港演出,当年国家要求所有民间演出团体就地安置,李家班因此成为新组建的涟水淮剧团的一部分。当时的涟水淮剧团,除了李家班,还有刘家班和顾家班,合计70余人,李家班当时名

望高,所以班主李少芳被任命为首任团长。

李家班名望高,旦角李凤琴名气大。据当年涟水淮剧团许多老回忆,剧团每次赴两淮、高宝、三泰、里运河一带演出,群众不说涟水淮剧团来了,都说李凤琴淮剧团来了,由此可见其当年在广大观众中的影响力多么巨大。剧团成立后的首演剧目是《岳母刺字》,开始先在本县和周边十五县巡回演出,后受邀到南京上海以及苏锡常演出,李老师在剧中先演老旦岳母,再演花旦岳妻,老旦花旦交错演,每场演出都很轰动,一时传为美谈。

1957年,涟水淮剧团为响应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根据涟水抗日英雄朱前烈士事迹,创作编排现代戏《不屈的朱前》,除了小旦花旦老旦样样全来的李凤琴,还有武生杨成刚、小丑吴神童、花旦青衣老旦顾雪琴等知名演员加盟。首场演出就引起舆论关注,赞誉声不断。李老师在剧中扮演土匪王培坤的老婆,由于演技卓绝,深受观众喜爱,后在省演中受到省政府嘉奖。该剧先后在上海及全省各地巡回演出数百场。在上海演出时,得到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领导的高度赞誉,这两位朱前烈士当年的战友直夸他们把朱前烈士演活了,并邀请主要演员到家中做客,共话家乡发展,

还特地到上海国际饭店24楼招待剧团成员。

筱文艳和马秀英在全国戏剧界都有很高的名望,是当时上海家喻户晓的淮剧名旦。1963年春,上海人民淮剧团著名淮剧音乐人张晋请筱文艳谈演艺经验,筱文艳欲找马秀英一起去。马秀英说:“涟水李凤琴在南市楚城戏院演出《雷锋》,何不找她一起去?”于是,三位名角结伴同往。

涟水建设朱前船闸,当时声势浩大,曾遭到台湾当局派遣飞机前来轰炸。为歌颂朱前船闸的建设成就,涟水淮剧团推出了现代淮剧《瞎子观桥》。该剧由著名老生郁玉春扮演瞎爷爷,李凤琴扮演孙女,该剧因人物表演形象生动,戏文幽默风趣,情节高潮迭起,受到了观众的青睐,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演出数百场,常常一票难求。李老师还先后主演过《芦荡火种》(《沙家浜》的原名)《杜鹃山》《红灯记》等百余个古今剧目。每演一剧,她都深入生活,亲自参与剧本策划、研究戏剧情节、虚心向别人学习,成功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李凤琴老师德艺双馨,不论身处何种境地,爱党之心永不改变。据她老人家叙述,她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缘于解放前结识地下党员小皮匠。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15岁的李凤琴在南京总统府旁演出,总统府对门一个小皮匠总是和她打招呼,并为她指点生活的迷津,她也对小皮匠钦佩不已。南京解放后,已成为地方党委重要领导的小皮匠邀请李家班参与党的文艺宣传,李凤琴积极参加,并光荣入党,还成为中苏友协会员。

李毓昌是清廷的一位清官,淮阴地区人,周总理曾多次称赞此人。时任淮阴专区领导找到涟水淮剧团,要求排演淮剧《李毓昌》。剧团将其作为政治任务,抽调省内外著名的淮剧老生顾德宽和小旦李凤琴扮演李毓昌夫妻。该剧一经上演,就引起很大轰动,演出经久不衰。在编写剧本《李毓昌》时,李凤琴和顾德宽一起熟悉历史、研究资料,她在剧团首倡剧本要注意五个原则:戏魂(主题)、戏胆(主题、人物、戏剧主要冲突)、戏骨(人物、事件、框架、情节等主要方面)、戏眼(亮点、抒情点、意境点)和戏筋(剧

本脉络及小道具运用等),她提倡的这五个原则成为涟水淮剧团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创造了涟水淮剧团史上一个个辉煌。

淮剧《李毓昌》既给李老师带来了荣誉,也给她带来了厄运。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花费大量心血的淮剧《李毓昌》终被强行停演,李老师也被扣上宣传才子佳人和牛鬼蛇神的大帽子,以至于被戴高帽游街批斗,处在演出黄金时期的她,被迫离开挚爱的淮剧舞台。虽身处逆境,但她始终保持乐观心态,在一次批斗中高唱样板戏片段,最终造反派不得不终止对她的批斗。虽离开自己挚爱的剧团,但李老师的心一直没有离开舞台。1974年,为配合当时“学大寨,赶大飞”热潮,李老师与当年的淮剧名旦薛玉梅一起表演淮剧《一路同行上大飞》,受到当时省市县领导的高度赞扬和群众的喜爱,在全省各地巡回演出数场。

李老师情系淮剧发展,退休后还致力于涟水淮剧界的传帮带,培养年轻一代淮剧人才,为涟水淮剧史上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奠定基础。她与涟水淮剧团第四代淮剧演员周素琴排演的《逛涟城》,观者如潮,赞誉之声不绝。晚年的李老师身体硬朗,幸福快乐,满堂子孙在各自岗位都有所建树。老人家除了时常夫妇唱些淮剧片段,每天必看中央五套体育节目,是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的超级粉丝,更能如数家珍地一一说出NBA大腕球星的名字及打球风格,能够专家点评般地评论每场球赛的得失。

一生与淮剧结缘的李凤琴老师,为弘扬淮剧事业呕心沥血,从1956年成为第二届涟水县人大代表开始,连续七届当选县人大代表。在其淮剧演出生涯中,数次获得国家及省市县颁发的荣誉奖章证书,可惜这些珍贵的奖章、证书、剧照大都毁于“文革”十年浩劫,有的被报刊社或史传专家借去未能归还。2011年,为褒扬李凤琴老师对淮剧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淮安市人民政府授予李凤琴老师“淮剧非遗传人”荣誉称号。



□ 陈裕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涟水农村不少人家会种植“丫丫”葫芦,好像两个葫芦连在一起,上面小、下面大。一般人家不吃“丫丫”葫芦,长老风干后取出瓢子和种子,空壳用于盛放蔬菜种子,或夏天干农活时,带着水壶带些茶水解渴。儿时的我们,经常把“丫丫”葫芦挂在脖子上玩,或偷倒点家中的山芋干子酿的酒放在“丫丫”葫芦里喝,父亲知道后便是一顿责骂。

民间曾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姓孟的庄户人家种植一棵“丫丫”葫芦,藤子长到姜姓人家的地里,结出一个很大的“丫丫”葫芦,成熟后竟剖出一个漂亮的女孩,庄邻们说是仙女下凡,两家争着要抚养这个女孩,后经人说合,取名“孟姜女”,演

绎出孟姜女哭长城的千古传说。

由于“丫丫”葫芦形态悦目好看,现代有的酒企把酒瓶做成“丫丫”葫芦的模样,而不少影视作品中的大侠、仙翁,也把“丫丫”葫芦作为酒器,想喝就喝。在电视连续剧《济公》中,济公把宝葫芦挂在身上,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然后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为民除害。在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更是把宝葫芦随意变大变小,惩妖除魔。

“丫丫”葫芦既有美丽的传说,也有出神入化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的“丫丫”葫芦,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



## 从“河堆”“蒜梅”等语看涟水方言的韵母特点(上)

——涟水方言概说之二十二

□ 万洪勇

- 1.我天天早晨到黄河大堆跑步锻炼。
- 2.近年来,我县堆堆绿化步子很大。
- 3.年轻人要相信科学,不要梅信。
- 4.别睡了,醒醒梅,还要赶路呢。
- 5.你真是背秋露了,现在谁还用寻呼机呀!
- 6.你跟我说实话,不要和我装哈梅!
- 7.凉拌蒜梅子,浇上麻油和酱油,一等!
- 8.做人要凭良心,不要咪(读普通话的第一声)良心。
- 9.借来的东西要尽早还给人家,千万不能咪(读普通话的第一声)人家的东西。
- 10.你欠我的,我也欠你的,我们的账刚好看(读第三声),谁也不欠谁。
- 11.以前猪肉摊上,都是用类草

做系,将猪肉穿扎起来让买主拎回去,很环保。

以上这些话,涟水人想必是耳熟能详的,听起来既顺当又好懂,堪称涟水方言的标准例句。不过,要写出这些话里的所有本字,并能把这当中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了。

首先,“黄河大堆”和“堆堤”里的“堆”字就够“挖”一气的了。作为名词,“堆”表示堆积成的东西,如柴火堆、土堆、打靶堆、核反应堆等等。那个有名的马王堆也是因为是个高高的土堆,所以才以堆名之。一般来说,堆的形状比较独立、集中,突兀于周围的地面。显然,“黄河大堆”的“堆”不合这个义项。那么,这个“堆”的本字是哪个字呢?其实,我们只要和平常看的报纸和电视上的新闻稍加对照,就不难发现,我们涟水人口中的“黄河大堆”“河堆”“堆堤”,其

“堆”字正是“长江大堤”“洪泽湖大堤”“连云港西大堤”“防洪堤”的“堤”,是“堤防”“堤坝”“堤岸”“巡堤”“堤外损失堤内补”的“堤”,也是“白堤”“苏堤”“范公堤”的“堤”。按照字典的解释,“堤”是沿河、沿湖或沿海的防水构筑物,多用土石等筑成,这跟所谓“黄河大堆”“河堆”“堆堤”的“堆”完全吻合。堤是带状的,跟堆的区别很明显。但是,由于方言太重,我们涟水人大大都被“堆”挡住了,忽视了它的真身“堤”,不少正规出版的书籍,甚至是机关文件,里面也常常以“堆”带“堤”,只有水利、农业部门和县志部门坚守阵地,没让“堤”给“堆”压垮。不过,县水利部门的新闻稿里所说的“伏堆”我觉得还是有点可疑,很可能是“复堤”之误。

“梅信”“醒梅”,这里的“梅”应该好解决,应是“迷”字无误。新闻里

不是经常揭露装神弄鬼搞封建迷信的事嘛,犯困了,睡着了,刚睡醒,不都是有点迷迷糊糊嘛。所以,“梅信”就是“迷信”,“醒梅”就是“醒迷”。类似的涟水话还有搞不清方向“梅路”了,一时想不出认不得被“梅住”了,天天不下场子被麻将“梅住”了,看人漂亮就被人“梅住”了,这里的“梅”也都是“迷”。

至于“背秋露”,貌似要转一点弯子才能解释清楚。夏天的梅雨时节东西最肯上露,这叫夏露,而秋高气爽通常不易上露,可是你不通风不晾晒,家里的东西西可能也上露了,这个就是不走时,就是背运,所以称之为“背秋露”,但这只是表层的意思。“背秋露”的真正含义不在于说运气差,而是说人不通时事、时令,以致做出不合时宜的事,说出落后于事态发展的话。其人之弊在于迟钝、愚笨,在于犯迷糊。所以,表面

的“露”实为内里的“迷”。

“装哈梅”就更有意思了。这个语汇意为装迷糊,但为什么要将迷糊替换成哈梅呢?我想,“哈”可以理解成“打哈哈”,即敷衍对付的意思,“梅”则和上面提到的“梅”是一个意思,即“迷”“迷糊”。这个已经很形象生动了,然而“哈梅”里还有更妙的料呢。大家都知道《说岳全传》,熟知里面有个狡诈又恶毒的人物,叫哈迷蚩,是金兀术的军师,而打哈哈、装迷糊紧缩为“装哈梅”,“哈梅”二字正是取自于哈迷蚩这个狡诈的人物的名字,有的涟水人干脆直接称装迷糊者为“哈梅蚩”,这是对“装哈梅”者的一种揶揄,显示了涟水人的诙谐风趣。似这般的以“梅”代“迷”,在日常会话中还有很多,如“梅痴六共的”“梅梅国国的”“老梅桩子”“猜个梅”“打哑梅”等等。

而“凉拌蒜梅子”的“梅”就不是“犯迷糊”的“迷”了。“蒜梅子”是将大蒜拍碎或捣碎或斩碎而形成的糊状物,这里的“梅”,其本字是“糜”。糜,作名词,是粥的意思;作动词,有粉碎、捣烂、消耗的意思,也可以由粉碎、捣烂这个动词性转化为粉碎、捣烂所形成之糊状物的名词性。所以,我认为涟水话里的“蒜梅子”就是“蒜糜子”。与涟水的“蒜糜”比起来,晋惠帝的“肉糜”名气可就大多了,这跟这位万岁的爷那个让闹饥荒的百姓“何不食肉糜”的典故连在一起的。我想,这个肉糜差不多就是肉末粥吧,跟我们涟水农村人以平常吃的豆末粥形状相似。(未完待续)

